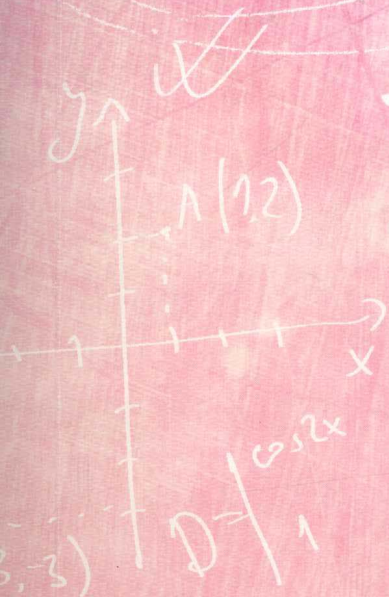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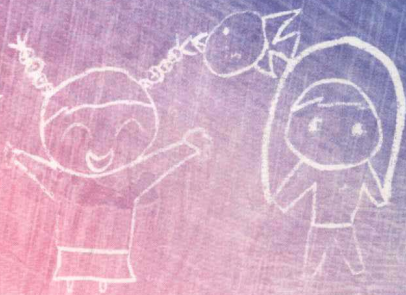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年花开

叶萱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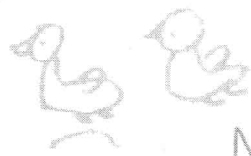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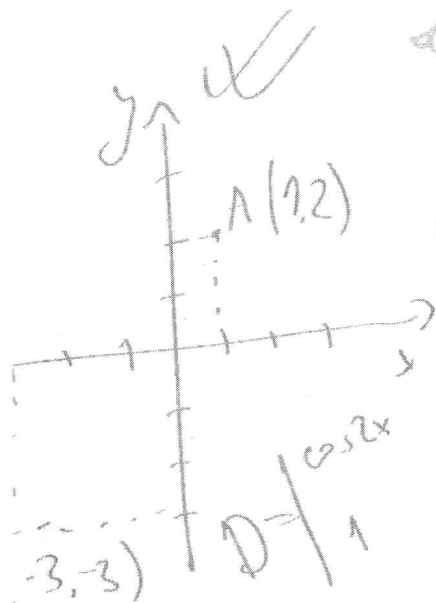


$$y'' + 4y = \sin 2x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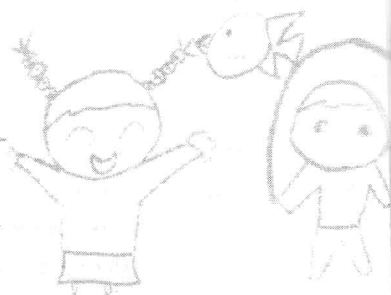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年不开

叶萱  作品



$$y'' + 2y = \frac{1}{\sin^2 x}$$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年花开 / 叶萱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104-03037-9

I. 十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7068 号

十年花开

策 划: 宋宝强

特邀编辑: 吕晶晶

责任编辑: 肖 楠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线: 010—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58930242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0mm × 900mm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222 千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037-9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楔子 前尘往事

十二岁，余乐乐认识许宸的时候，只有十二岁。

后来很多次，余乐乐回忆自己和许宸的那段同桌岁月时总是觉得好笑。依稀还是可以看见，他一只脚踩在自己的凳子上，耀武扬威的样子真是欠扁。他英语好，她英语不好，偏偏英语老师又喜欢让答错问题的同学罚站。所以每到英语课，许宸都会霸占一整张桌子，做出一副表面上看起来很乖很老实，骨子里却可恶到家的幸灾乐祸的表情。那时候，余乐乐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将来会和自己产生怎样的交集。

如果上天再给余乐乐一次十二岁，她猜，她还是会在心里诅咒他一千次一万次，诅咒他喝水塞牙缝、说话打结巴、走路左脚绊右脚。

现在想来，十二岁的余乐乐和许宸，天生就是冤家。

直到父亲去世——一辆肇事后逃逸的桑塔纳轿车，在余乐乐十四岁那年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。

其实余乐乐看得出来，在得知自己的遭遇后，许宸一夕之间收敛了自己的那些恶作剧；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余乐乐，比如，在她遇到难解的英语题时悄悄把本子推到她面前，在她伤心哭泣的时候给她及时的安慰，在她绝望

的时候告诉她希望永远在前头……

是同情吗？或许。

然而又分明很幸福。

有朋友关心，有朋友爱护，有朋友在你苦闷的时候听你倾诉，甚至容忍你的眼泪弄脏他的衣服，这样的时光已经足够她珍视。

本以为，时光就可以这样静悄悄、静悄悄地流淌，以为那个个子高高、帅气、优秀的男孩子仅仅是自己化敌为友的同桌，仅此而已。可是，命运是奇妙的东西，它在你根本没有准备的时候就轻轻巧巧地拐弯——真相浮出水面的刹那，那些关怀、那些感激、那些失而复得的友情，血肉横飞。

她永远不会想到：让自己的父亲猝然离世的那个肇事司机，居然就在许宸父亲的庇护下逍遥法外！

是啊，她只是知道许宸的父亲是公安局长，可她怎能想到，这个局长，她手里执着公理的剑，却失了公平的心！

许宸的父亲在他十七岁那年锒铛入狱，而许宸和余乐乐从那天开始，形同路人。

那是她最委屈、最凄楚的时光：与许宸之间的友情在父辈的恩怨中倏忽断裂，很不甘心却又无法超越；在普通班里很努力的学习，却再也没有进入重点班的机会；高考似乎近在眼前，可是自己的成绩能不能考上大学根本是个谜；隔壁班的男生不断纠缠自己，年级里流言横飞自己却欲辩无力；母亲改嫁了，虽然继父是个好人，可还是有隐隐的烦与怨……

时至今日，每当想起那段日子，余乐乐都心有余悸。

可是平心而论，那些对许宸的怨恨、那些对母亲的不谅解、那些对周遭世界的失望，现在看来，真像是作茧自缚。

只是那时候年纪小，当重重苦难压在自己身上时，理智是很难做到的事。

然而好在，自己终究在成长。

虽然，成长的路那么曲折那么坎坷，可是自己终究还是走过来了不是吗？

渐渐不绝望，渐渐不孤独，渐渐地将仇恨融化成可以晒干的水——十七岁那年冬天，当许宸失去保送资格而离家出走之后，当她得知这个消息的刹那，她似乎在一瞬间明白：她不恨许宸了，只要他还好好的，她其实一点都不恨了。

她穿越一个城市去找他，她并不确定他就在那里，可是她记得他说过，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山顶坐一坐。她快地往山上跑，路那么滑，摔倒了就再爬起来。她已经感觉不到疼，她只是在心里生出清楚的恐惧——她怕，怕自己只是因为慢了一步，就再也见不到他。

那时候还不是爱吧？只是朋友间全身心的信任与依赖。只是确信：他不可以有事，他是她的朋友！

那天在山顶，他第一次拥抱了她。

她这辈子都会记得那次拥抱的滋味：尴尬、胆怯、羞涩、紧张……

她知道，作为一个囚犯的儿子，那一刻他需要的是一个安慰，一丝温暖。可是还是很紧张，她记得自己的腿一直在打哆嗦，大脑停止运转，血压一路飙升。

呵呵，真没出息啊。

好在那天之后许宸终于恢复了正常，他认真备考，最后考取了省医科大。他还陪她一起度过了母亲手术的危机——她的九九八十一难中，他始终在场。

或许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，她终于理解了母亲的心，理解她的孤独与脆弱，理解这世间情感的婉转与悠扬。她接受了继父，也接受了继父的儿子——那个名叫于天，患有脊髓血管瘤的小男孩。

然后知道：这世上有许多人比自己更加不幸，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自怨自艾。

用了六年，余乐乐终于明白：原来，所谓成长，就是忘记那些我们本以为要铭记一辈子的东西，而铭记那些我们以为一定会忘记的东西。

好在，一切都不晚。

十八岁，她拿到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。那天，余乐乐看着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，似乎也隐约看到美好的新生活在向自己招手。

她想，明天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

新的家庭，新的学校，新的亲人，新的朋友，新的梦想……

新的生活。

楔子 前尘往事

上篇 很爱很爱你

CHAPTER 1 • 003

CHAPTER 2 • 013

CHAPTER 3 • 025

CHAPTER 4 • 032

CHAPTER 5 • 045

CHAPTER 6 • 057

CHAPTER 7 • 066

CHAPTER 8 • 072

CHAPTER 9 • 081

CHAPTER 10 • 092

下篇 未知的以后

CHAPTER 11 • 107

CHAPTER 12 • 115

CHAPTER 13 • 127

CHAPTER 14 • 135

CHAPTER 15 • 146

CHAPTER 16 • 158

CHAPTER 17 • 169

CHAPTER 18 • 180

CHAPTER 19 • 191

CHAPTER 20 • 202

尾声 处处花开

后记

上篇

很爱很爱你

如果我退回到
好朋友的位置
你也就不再需要
为难成这样子
很爱很爱你
所以愿意
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

——歌曲《很爱很爱你》

CHAPTER 1

周四的晚上,206宿舍里的女生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周末舞会的舞伴问题。

个子高高的徐茵很沮丧:“咱们中文系女生多,男生少,是不是我只能跳男步?”

漂亮的南方女孩杨潞宁一边挑合适的裙子一边絮叨:“别提了,我都做好没有舞伴的准备了。”

东北女孩铁馨站在桌子前,一边敷面膜一边说:“早知道中文系的女生这么多,当初就该学理工科,现在这样真是耽误青春啊!”

只有余乐乐不吱声,坐在桌子前面看杂志。

徐茵走过余乐乐身边,看她相当投入的样子,也把脑袋凑过去,一看,是《上海服饰》,一排排漂亮衣服被漂亮的女模特们穿在身上,让人看了就很动心。

徐茵拍拍余乐乐的肩膀:“哎,乐乐,周末舞会你去不去?”

余乐乐抬起头,脸上绽开大朵大朵的笑容:“去啊。”

徐茵被吓了一跳:“干吗这么高兴?不过是场舞会啊!”

余乐乐也不说话，继续埋下头笑呵呵地看杂志。倒是铁馨伸出手在徐茵惊愕的脸孔面前摆了摆，她的手上还沾着莫名其妙的白色膏状物体，吓得徐茵后退一步。

铁馨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？那个谁要来了嘛。”

“谁啊？”徐茵还是懵懵懂懂的。

杨潞宁笑了：“那个谁啊，还能是谁啊？你看她笑的那个样子，你说还能是谁啊？”

“哦！”徐茵恍然大悟：“许宸要来！”

杨潞宁笑着走过去揪住余乐乐的一绺头发，余乐乐顺势抬起头，笑嘻嘻地看着面前的室友们：“我有舞伴了，哈哈。”

杨潞宁好笑又好气地捏余乐乐的脸蛋一下：“丫头你真够坏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！”

余乐乐不说话，她的脸上就是藏不住笑，明天就可以看见许宸了，要是说自己此时此刻不开心，是不是显得很虚伪？

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它来的时候可以蹑手蹑脚，可是真正在你心里扎下根之后就变得雷厉风行起来，仿佛喷薄的瀑布，呼啸着、奔腾着，让你无法抗拒，只能心潮澎湃大步向前。

那么，许宸，你开心吗？

从省城开往家乡的火车上，许宸睡上铺。

火车一路“咣当咣当”地开，上铺很晃，还有下面不知哪个乘客震耳欲聋的呼噜声。偶尔有人不耐烦地捶打隔开设位的板子，听在许宸耳朵里，却变得钝而沉，似乎饱含着浓重的怨气。许宸疲惫地闭上眼，在心里叹口气。

三天前，学生党支部讨论许宸的入党问题，许宸落选了。

原因简单而残酷：许宸的父亲是在押犯，曾经的公安局长，今日的阶下囚。作为儿子，即便不算“父债子还”，可是仅仅入党政审一关就可能过不了。

没有人否认许宸是优秀的，可是“优秀”这个概念在很多时候因为这样那

样的附加条件而变得虚弱无力起来。

党支部书记简梅找许宸谈话，她是比许宸大三岁的师姐，毕业后留校做了辅导员。她看着这个自己一向很看好的师弟，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该如何把安慰的话说出口。

还是许宸先说：“师姐，周末我想请两天假回家看看我妈。”

本来临床医学系的住宿假极难请，可是简梅还是痛快地批了假，两个人都不说什么，心里却都知道这或许就是一种补偿。

回家，不过是个借口。

其实，许宸只是想在同学们饱含同情的目光中逃避几天。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不得不想起：在那个到处都是熟人的城市里，妈妈要如何才能不孤独？

虽然，很多时候许宸也恨母亲没有拦住父亲贪赃枉法的手，可是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，他作为儿子能做的，无非就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看看铁窗里的父亲，或者尽可能陪陪母亲。许宸不敢想象，如果自己不在家，那个家里是不是真的会冷清而萧索？

当然，在寒冷与孤独之外，能让许宸感到温暖的，是可以看见余乐乐。

余乐乐，这个女孩子，十四岁就因为车祸失去了父亲。那时候，作为她的同桌，他能做的，只不过是让自己从每天和她吵架变成默默关怀，尽管收效甚微，可是他努力坚持。他只是没有想到，让她父亲沉冤九泉的，居然就是自己的父亲——作为公安局长的父亲，收受贿赂、滥用职权，替肇事司机隐瞒真相。知道这一切的刹那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那段日子太过不堪回首。他没有朋友，也不敢去见余乐乐。他们本是针尖对麦芒一样的同桌，好不容易变成了朋友，却又因为亲人的性命而倏忽间咫尺天涯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自己失去了高考保送的资格而离家出走一夜，如果不是因为她在得知消息后穿越一个城市苦苦寻找自己，他恐怕永远不会知道，总有一些东西，比仇恨更强大。

那就是宽容与爱。

关于自己入党落选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余乐乐。电话里他习惯了报平安，然后就是安静地听余乐乐讲自己的生活：上学期拿了一等奖学金，今天发下来了，足足一千元；文章获奖了，去参加颁奖典礼，还特别买了条暖色调的裙子；参加学校里的风采大赛，认识了艺术学院轰动一时的才女主持，她邀请自己有机会去省电视台玩……

她的世界丰富张扬，他闭上眼，便可以想象她明媚的笑脸。

上大学后，余乐乐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她不再孤独，不再沉闷，不再自卑，不再瑟缩。她基本上就是那种大学里寻常见到的优秀女生，或许并不能算很漂亮，可是你不能否认，她从头到脚都充满阳光，让你站在她旁边的时候，看见她的笑容，就可以感觉温暖愉悦。

这几乎，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了吧……

火车“咣当咣当”的声音里，许宸边想边疲惫地睡着了，中间睡得并不踏实，醒了起码六七次。头隐隐胀痛，耳朵里充斥着杂乱的脚步声，让人烦躁不安。

清晨，火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，余乐乐站在站台上，焦急而心慌地张望。

许宸在电话里并没有说自己在哪节车厢，她猜他是不希望她跑到站台上等——家乡的旧火车站是三十年代德国人留下的，长长的站台让来来往往的旅客总是不由自主地抱怨它的漫长与不便，她知道，他是不希望她跑那么远。

可是，她还是来了。她一大早就从学校跑出来，坐五十二路车，从城市南端的终点站师范学院坐到城市北端的终点站火车站。她买了站台票跑进来，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等，心里却燃烧着幸福的小火苗。

她希望在第一时间看见他。

她从来没想到，自己会和许宸走到今天。

在十六岁之前，她恨他，恨他怎么可以那么坏，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，还满不在乎；十七岁之前，她感激他，感激他善良地支持自己，鼓励自己，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把希望放弃；而十八岁那年，自己对他，则变成淡淡的矛盾情

绪——明知道在一起时的默契与愉快，却也终究隔着对他父亲的隐隐埋怨。

那时候，怎么可能相信彼此之间会有爱情？

对于爱情，她从来没有强求，所以整个高三暑假，当他们终于跨越那些命运加诸于身上的牢笼，手牵手在海边散步的时候，她的心里也不过就是淡淡的幸福情绪，觉得安宁，觉得有依靠。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，当他去省城的医科大学上学后，她会无法扼制地想念他，想念到写日记的时候不知不觉通篇都是他的名字，想念到每个可以相聚的寒暑假都觉得太匆忙太短暂。

原来，一直以为自己是冷漠坚强的女孩子，到头来，还是不能免这个俗。

六月清晨还带有海风凉意的空气里，余乐乐张望着远方，脚尖几乎踮到麻木。

终于，终于，火车从远方驶近了，再近一点，听到了呼啸而过的轰隆声，很大的风卷过来，余乐乐伸出手压住自己的头发，焦急地扫视着从自己面前缓缓经过的列车，心里只是想：许宸你在哪儿？

想大声喊，让他听到，让他看见自己。可是看着在自己面前流淌而过的人群，余乐乐又张不开了。她在站台上快步走，向每一个车窗里张望，可是人那么多，究竟哪一节车厢里有许宸？

眼前的人群渐渐变得稀疏，渐渐散了，余乐乐的心也一点点凉下去。

她有点茫然地站在站台上，看最后几个行人面向自己走过来，走向出站口，天色大亮了，可是许宸没有来。

一颗心沉下去，周身如西伯利亚寒流过境，迅速漫过冰冷。

余乐乐几乎要哭出来的时候，肩上突然被人拍了一下。

余乐乐心里猛地一震，迅速低下头转身，几乎把身后的人撞到一边。

她不敢抬头，从下往上偷偷看：皮鞋，长裤，浅色T恤上有淡淡细小的格子，他一只手里拎一个不大的包，另一只手空着，垂在身体一侧。她的脖子上几乎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节奏，却只能低着头。

余乐乐还是不敢抬头，倒不是羞涩，而是如果让他看见自己快要急哭了，

是不是很没面子？

她拼命眨眼，想要把眼泪挤回去。她觉得自己简直就不像自己了，这么多年，父亲过世、母亲改嫁、中考落榜，自己哭过几回？

可是偏偏每次掉眼泪，都要被这个人看到。

啊——她几乎要咆哮了：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？

许宸笑了，他伸出手摸摸余乐乐的头发：“余乐乐，你干吗呢？”

余乐乐不说话，她越想不哭，眼泪就越想往下掉，这实在是太丢人了，她没有办法解释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，真的是太丢人了！

“乐乐？”许宸试探地叫一身，看眼前的女孩子还是低着头，不说话，不动，有点担心了。他弯下腰，看见余乐乐在哭。

许宸吓了一大跳。

他急忙把包放到地上，扶住余乐乐的肩膀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余乐乐终于抬起头，看见眼前的这个男生一脸担忧的表情，他的个子还是那么高，自己踮着脚才能够着他的鼻子。他的手那么大，透过自己的肩膀，将热量源源不断地传进自己心里。

余乐乐想都没想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大力扑进男生怀里。许宸愣一下，伸出手搂住了怀里的女生。听见她的声音闷闷的：“我以为你骗我，以为你不回来了。”

许宸松了一口气，笑出来：“余乐乐你原来好像没这么爱哭啊！”

一句话说到余乐乐最郁闷的地方，余乐乐脸红了，埋下头，好像报复似的狠狠地在男生衣服上擦脸。许宸感觉到了，笑着捏捏余乐乐的脸：“喂，这不是面巾纸。”

余乐乐死死抱住眼前的这个男孩子，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她没法说自己的担心：最近总是梦见他，梦见他过得并不好。可是，从电话里，却又什么都听不出来。

许宸笑着皱皱眉头：“余乐乐你是不是天生神力啊？你这么大力气我都喘不过气了。喂，说你呢，松松手，我又不会飞掉。”